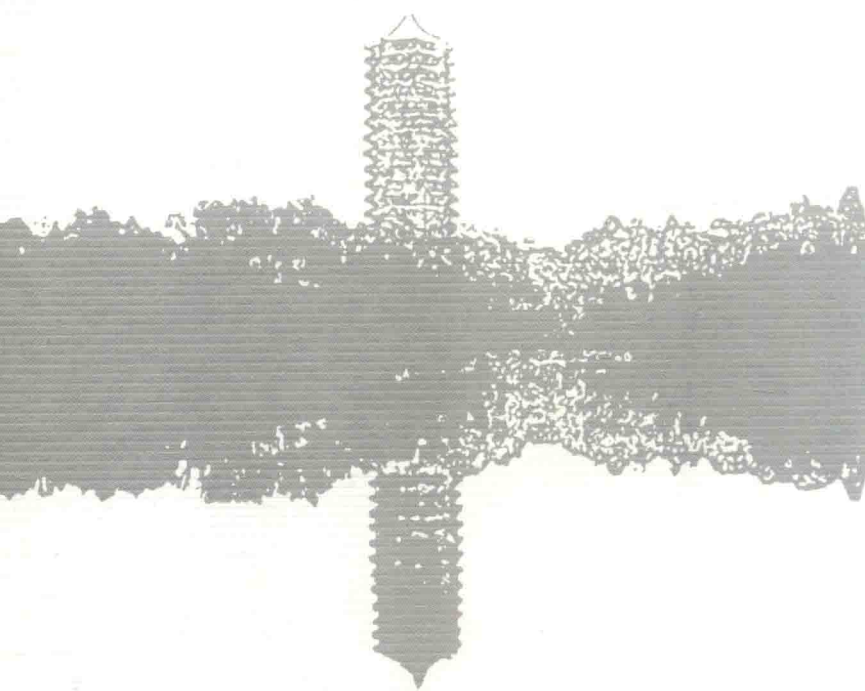


甘 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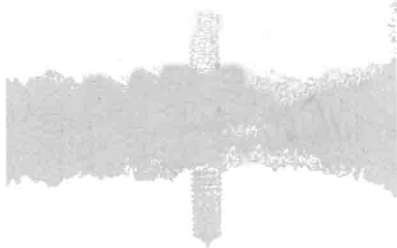
北大五论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北大五论

甘 阳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大五论 / 甘阳著. — 北京 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
2014.12

ISBN 978-7-108-05152-3

I. ①北… II. ①甘… III. ①北京大学—教育改革—研究
IV. ① G649.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29504 号

责任编辑 舒 炜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责任印制 徐 方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.25

字 数 71 千字

印 数 0,001—6,000 册

定 价 33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目 次

自序 1

北大的文明定位与自我背叛 31

大学改革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56

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 75

北京大学与中山大学改革的初步比较 92

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 108

跋 大学人文传承与中国学术独立 129

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成立贺辞

自序

我把这本批评北大的书献给北大，以表达我对母校最深的爱。所谓爱之深，恨之切，我对今日北大的失望，正来自于我对北大之为北大的期望。

本书第一篇是我与同为北大校友的刘小枫教授合写的对北大2014年“燕京学堂”计划的批评。其余四篇则是我在2003年对当时北大改革方案的批评。明眼人可以看出，北大从2003年到2014年的改革思路乃一脉相承，而我对北大这两次改革的批评所指也同样一以贯之。说到底，我的批评无非是想追问，今日北大的“魂”究竟在哪里？今日北大是否有“中国文化主体性”的自我意识？陈寅恪当年斩钉截铁地宣称，“吾国大学之职责，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”！今日北大是否认为北大之职责“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”？在全球化与中国崛起的今天，北大是否有充分的“文化自觉”坚持中国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自主独立性？很遗憾，无论2003年还是2014年，我所看到的北大似乎恰恰都在背道而驰。是为恨！

自序

从 2003 年到 2014 年，我曾多次重提胡适一百年前的“非留学篇”。现特附此文于后，作为本书的真正序言。我以为，唯当北大上下都以“非留学篇”励志之时，北京大学才能成为真正的北京大学。

2014 年十月一日，共和国六十五周年

非留学篇^{*}

胡 适

—

吾久欲有所言，而逡巡嗫嚅，终未敢言。然吾天良来责，吾又不敢不言。夫欲有所言而不敢言，是恒怯懦夫之行，欺人以自欺者之为也。吾何敢终默？作《非留学篇》。

吾欲正告吾父老伯叔昆弟姐妹曰：

* 本文作于 1912 年（作者时年 21 岁）；载《留美学生年报》第三年本（1914 年 1 月出版）。文字据《胡适文集》第九卷（欧阳哲生编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3 年）校订。——编者注

留学者，吾国之大耻也！

留学者，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；

留学者，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；

留学者，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。

何以言留学为吾国之大耻也？当吾国文明全盛之时，泱泱国风，为东洋诸国所表则。稽之远古，则有重译之来朝。洎乎唐代，百济、新罗、日本、交趾，争遣子弟来学于太学。中华经籍，都为异国之典谟；纸贵鸡林，以覩诗人之声价。猗欤盛哉！大国之风也。唐宋以来，吾国文化濡滞不进。及乎晚近百年，则国威日替，国疆日蹙，一挫再挫，几于不可复振，始知四境之外，尚有他国。当吾沉酣好梦之时，彼西方诸国，已探赜索隐，登峰造极，为世界造一新文明，开一新天地。此新文明之势力，方挟风鼓浪，蔽天而来，叩吾关而窥吾室，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，乃如败叶之遇疾风，无往而不败衄，于是睡狮之梦醒矣。忧时之士，惩既往之巨创，惧后忧之未已，乃忍辱蒙耻，派遣学子，留学异邦，作百年树人之计，以为异日急起直追之图。于是神州俊秀，纷纷渡海，西达欧洲，东游新陆。康桥、牛津、哈佛、耶尔、伯林、巴黎，都为吾国储才之馆，育秀之堂。下至东瀛三岛，向之遣子弟来学于吾国者，今亦为吾国学子问学论道之区。嗟夫！茫茫沧海，竟作桑田；骇浪蓬莱，今都清浅。以数千

年之古国，东亚文明之领袖，曾几何时，乃一变而北面受学，称弟子国，天下之大耻，孰有过于此者乎！吾故曰：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。

吾所谓留学者，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者，何也？吾国今日所处，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。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，不适时耳。人将以飞行机、无烟炮袭我，我乃以弓箭、鸟铳当之；人方探赜研几，役使雷电，供人牛马，我乃以布帆之舟、单轮之车当之；人方倡世界平等、人类均产之说，我乃以天王圣明、君主万能之说当之；人方倡生存竞争、优胜劣败之理，我乃以揖让不争之说当之；人方穷思殚虑，欲与他星球交通，我乃持天圆地方之说，以为吾国居天下之中，四境之上，皆蛮夷戎狄也。此新旧二文明之相隔，乃如汪洋大海，渺不可渡。留学者，过渡之舟楫也；留学生者，篙师也，舵工也。乘风而来，张帆而渡。及于彼岸，乃采三山之神药，乞医国之金舟，然后扬帆而归，载宝而返。其责任所在，将令携来甘露，遍洒神州；海外灵芝，遍栽祖国；以他人之所长，补我所不足，庶令吾国古文明，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，为神州造一新旧混合之新文明，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。今也不然。今之留学者，初不作媒介新旧文明之想。其来学也，以为今科举已废，进取仕禄之阶，惟留学为最捷。于是有钻营官费者矣，有借贷典质以为私费者矣。其来海外之初，已作速归之计。数年之后，一纸文凭，已入囊中，可

以归矣。于是星夜而归，探囊出羊皮之纸，投刺作学士之衔，可以猎取功名富贵之荣，车马妻妾之奉矣。嗟夫，持此道而留学，则虽有吾国学子充塞欧美之大学，于吾国学术文明更何补哉！更何补哉！吾故曰：留学者过渡之舟楫，而非敲门之砖也。

吾所谓留学者，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，又何也？请先言废时。留学者，不可无预备。以其所受学者，将在异言之国，则不得不习其语言文字。而西方语言文字与吾国大异，骤习之不易收效。即如习英文者，至少亦须四五年，始能读书会语。所习科学，又不得不用西文课本，事倍功半，更不待言此数年之时力，仅预备一留学之资格。既来异国，风俗之异，听讲之艰，在在困人。彼本国学子，可以一小时肄习之课，在我国学子，须以一二倍工夫为之，始克有济。夫以倍蓰之日力，乃与其国学子习同等之课，其所成就，或可相等，而所暴殄之日力，何可胜计！废时之弊，何待言矣。

次请论伤财。在国内之学校，其最费者，莫如上海诸校。然吾居上海六年，所费每年自百元至三百元不等。平均计之，约每年二百五十墨元，绰有余裕矣。今以官费留学，每月得八十元，每年乃费美金九百六十元，合墨银不下二千元，盖八倍于上海之费用。以吾一年留学之费用，可养八人在上海读书之资。其为伤财，更何待言。夫以四五年或六七年之功，预备一留学生，及其既来异邦，乃以倍蓰之日力，八倍之财

力供给之，然后造成一归国之留学生，而其人之果能有益于社会国家与否，犹未可知也。吾故曰：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而功半者也。

吾所谓留学者，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者，何也？吾国文化中滞，科学不进，此无可讳者也。留学之目的，在于植才异国，输入文明，以为吾国造新文明之张本，所谓过渡者是也。以己所无有，故不得不求于人；吾今日之求之于人，正所以他日吾自有之之预备也。求学于人之可耻，吾已言之。求学于人之事倍功半，吾亦已言之。夫诚知其耻，诚知其难，而犹欲以留学为储才长久之计，而不别筹善策，是久假而不归也。是明知其难而安其难，明知其耻而犹靦颜忍受不思一洗其耻也。若如是，则吾国文明终无发达之望耳。读者疑吾言乎？则请征之事实。

五六年前，留学生远不如今日之众也，而其时译书著书之多，何可胜计！如严几道、梁卓如、马君武、林琴南之流，其介绍新思想、输入新文明之苦心，都可敬佩也。至于今日，留学人数骤增矣，然数年以来，乃几不见有人译著书籍者。国内学生，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，故其所学，恒用外国文为课本。其既已留学而归，或国学无根柢，不能著译书；或志在金钱仕禄，无暇为著书之计。其结果所及，不惟无人著书，乃并一册之译本哲学科学书而亦无之！嗟夫，吾国人其果视留学为百年久远之计矣乎？不然，何著译界之

萧条至于此极也！夫书籍者，传播文明之利器也。吾人苟欲输入新智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，非多著书多译书多出报不可。若学者不能以本国文字求高深之学问，则舍留学外，则无他途，而国内文明永无增进之望矣。吾每一念及此，未尝不寒而栗，为吾国学术文明作无限之杞忧也。吾故曰：留学者，救急之策而非久远之图也。

上所言四端，留学之性质，略具于是矣。夫诚知留学为国家之大耻，则不可不思一雪之。诚知留学为过渡之舟，则不可不思过渡后之建设。诚知留学为废时伤财之下策，则不可不思所以补救之。诚知留学为可暂而不可久，则尤不可不思长久之计果何在。要而言之，则一国之派遣留学，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。浅而言之，则留学者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，而可收留学之效。是故留学之政策，必以不留学为目的。此目的一日未达，则留学之政策，一日不得而收效也。

二

吾绪论留学而结论曰：留学之目的，在于为己国造新文明。又曰：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。是故派遣留学至数十年之久，而不能达此目的之万一者，是为留学政策之失败。

嗟夫！吾国留学政策之失败也，无可讳矣。不观于日本

乎？日本之遣留学，与吾国先后同时，而日本之留学生已归而致其国于强盛之域。以内政论，则有健全之称。以外交军事论，则国威张于世界。以教育论，则车夫下女都能识字阅报。以文学论，则已能融合新旧，成一种新文学。小说戏曲，都有健者。以美术论，则雕刻绘画都能自树一帜。今西洋美术，乃赳赳受其影响。以科学论，则本国学者著作等身者殊不乏人。其医药之进步，尤为世界所称述云。日本留学成效之卓著者。盖如此。

今返观吾国则何如矣？以言政治，则但有一非驴非马之共和。以言军事，则世界所非笑也。以言文学，则旧学已扫地，而新文学尚遥遥无期。以言科学，则尤可痛矣。全国今日乃无一人足称专门学者。言算，则微积以上之书，竟不可得。言化学，则分析以上之学，几无处可以受学。言物理，则尤凤毛麟角矣。至于动植之学，则名词未一，著译维艰，以吾所闻见，全国之治此学者一二人耳。凡此诸学，皆不可谓为高深之学，但可为入学之津梁，初学之阶梯耳。然犹幼稚浅陋如此，则吾国科学前途之长夜漫漫，正不知何时旦耳。四十年之留学政策，其成效之昭然在人耳目者，乃复尔尔。吾友任叔永尝言吾国今日乃无学界，吾谓岂独无学界，乃并无学问可言，更无论新文明矣。

夫留学政策之失败，果何故欤？曰是有二因焉：一误于政府教育方针之舛误，再误于留学生志趣之卑下。

曷言之一误于政府也？曰：政府不知振兴国内教育，而惟知派遣留学，其误也，在于不务本而逐末。

前清之季，政府以廷试诱致留学生。其视国外之大学，都如旧日之书院，足为我储才矣。当美国之退还赔款也，其数甚巨，足以建一大学而有余。乃不此之图，而以之送学生留学美国。其送学生也，又以速成致用为志，而不为久远之计。于是崇实业工科，而贱文哲政法之学。又不立留学年限，许其毕业即归，不令久留为高深之学。其赔款所立之清华学校，其财力殊可作大学，而惟以预备留美为志，岁掷巨万之款，而仅为美国办一高等学校，岂非大误也哉！此前清之误也。今民国成立，不惟于前清之教育政策无所改进，又从而效之，乃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具，于是有中央政府赏功留学之举，于是有广东、陕西、湖南、江西赏功留学之举。其视教育之为物，都如旧日之红顶花翎，今日之嘉禾文虎，可以做人情赠品相授受也。民国成立以来，已二年矣，独未闻有人建议增设大学、推广国内高等教育者，但闻北京大学之解散耳。推其意以为外国大学，其多如鲫，独不可假为吾国高等教育之外府耶？而不知留学乃一时缓急之计，而振兴国内高等教育，乃万世久远之图。留学收效速而影响微，国内教育收效迟而影响大。

今政府岁遣学生二百人，则岁需美金十九万二千元，合银元四十万有奇。今岁费四十万元，其所造就仅二百人耳。

若以此四十万元，为国内振兴高等教育之费，以吾国今日生计之廉，物价之贱，则年费四十万元，可设大学二所，可容学生二千人，可无疑也。难者将曰：以今日吾国学界之幼稚，此国内二千人之所成就，必不如海外两百人所成就之多。则将应之曰：此无可免者也。然即令今日所成就，较之留学，为一与五之比例，则十年之后，或犹有并驾齐驱之一日。何则？以有本国之大学在，有教师在，有实验室在，有课堂校舍在，则犹有求学之所，有推广学问之所也。今若专恃留学，而无国内大学以辅之，则留学而归者，仅可为衣食利禄之谋，而无传授之地，又无地可为继续研究高等学业之计，则虽年年遣派留学，至于百年千年，其于国内文明无补也，终无与外国教育文明并驾齐驱之一日耳。盖国内大学，乃一国教育学问之中心；无大学，则一国之学问无所折衷，无所归宿，无所附丽，无所继长增高。以国内大学为根本，而以留学为造大学教师之计；以大学为鹄，以留学为矢，矢者所以至鹄之具也。如是则吾国之教育前途，或尚有万一之希冀耳。

曷言之再误于留学生也？曰：留学生志不在为祖国造新文明，而在一己之利禄衣食；志不在久远，而在于速成。今纵观留学界之现状，可得三大缺点焉：

一曰苟且速成。夫留学生既无心为祖国造文明，则其志所在，但欲得一纸文凭，以为啖饭之具。故当其未来之初，已作亟归之计。既抵此邦，首问何校易于插班，何校易于毕

业。既入校，则首询何科为最易，教师中何人为最宽。然后入最易之校，择最宽之教师，读最易之课。迟则四年，早则二三年，而一纸羊皮之纸，已安然入手，俨然大学毕业生矣，可以归矣。及其归国也，国人亦争以为某也某也今自某国某大学毕业归矣，学成矣。而不知四年毕业之大学生，在外国仅为问学之初级，其于高深之学问，都未窥堂奥，无论未能升堂入室矣。此种得第一级学位之毕业生，即以美国一国论，每年乃有五万人之多（美国有名诸大学每年得第一级学位者每校都不下千人）。在人则车载斗量，不可胜数；在我则尊之如帝天，指而相谓曰，此某国某大学之毕业生也。而留学生亦洋洋自满曰，我大学毕业生也。呜呼！使留学之结果，仅造得此种未窥专门学问堂奥之四年毕业生，则吾国高等教育之前途，终无幸耳。

二曰重实业而轻文科。吾所谓文科，不专指文字语言之学，盖包哲学、文学、历史、政治、法律、美术、教育、宗教诸科而言，今留学界之趋向，乃偏重实科，而轻文科。以晚近调查所得，盖吾国留美四百余大学学生中，习文科者仅及百人，而习工程者倍之。加入农学、化学、医学之百余人，则习实科者之数，几三倍于文科云。袒实科者之说曰：吾国今日需实业工业之人才甚急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则需矿工；交通恶其不便也，则需铁道工程师；制器恶其不精也，则需机械工程师；农业恶其不进也，山林恶其不修也，则需农学

大师、森林学者焉。若夫文史哲学，则吾国固有经师文人在；若夫法家政客，则今日正苦其多；彼早稻田明治大学之毕业生，皆其选也。故为国家计，不得不重实科，而轻文科。且习文科者，最上不过得一官，下之仅足以糊口，不如习工程实科者有作铁道大王百万巨富之希望也。故为个人计，尤不得去彼而取此。此二说之结果，遂令习工程实业者充塞于留学界。其人大抵都勤苦力学，以数年之功，专施诸机械木石钢铁之间。卒业之后，或可以绘一机器之图，或可以布百里之路，或可以开五金之矿。

然试问即令工程之师遍于中国，遂可以致吾国于富强之域乎？吾国今日政体之得失，军事之预备，政党之纷争，外交之受侮，教育之不兴，民智之不开，民德之污下，凡以此种种，可以算学之程式机械之图形解决之乎？可以汽机轮轨钢铁木石整顿之乎？为重实科之说者，徒见国家之患贫，实业之不兴，物质文明之不进步，而不知一国治乱、盛衰之大原，实业工艺，仅其一端。若政治之良窳，法律之张弛，官吏之贪廉，民德之厚薄，民智之高下，宗教之善恶，凡此种种之重要，较之机械工程，何啻十百倍！

一国之中，政恶而官贪，法敝而民偷，教化衰而民愚，则虽有铁道密如蛛网，煤铁富于全球，又安能免于蛮野黑暗之讥，而自臻于文明之域也哉？且夫无工程之师，犹可聘诸外人，其所捐失，金钱而已耳。至于一国之政治、法律、宗教、

社会、民德、民智，则万非他人所能代庖（今之聘外国人为宪法顾问者失算也），尤非肤受浅尝者所能赞一辞，以其所关系，固不仅一路一矿一机一械之微，乃国家种姓文化存亡之枢机也。

吾非谓吾国今日不需实业人才也，实业人才固不可少，然吾辈绝不可忘本而逐末。须知吾国之需政治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、科学家之急，已不可终日。不观乎晚近十余年吾国人所受梁任公、严几道之影响为大乎？抑受詹天佑、胡栋朝之影响为大乎？晚近革命之功，成于言论家理想家乎？抑成于工程之师机械之匠乎？吾国苟深思其故，当有憬然于实业之不当偏重，而文科之不可轻视者矣。

三曰不讲求祖国之文字学术。今留学界之大病，在于数典忘祖。吾见有毕业大学而不能执笔作一汉文家书者矣，有毕业大学而不能自书其名者矣，有毕业工科而不知中国有佛道二教者矣。吾不云乎，留学者，过渡之舟楫也。留学生者，篙师也，舵工也。舟楫具矣，篙师舵工毕登矣，而无帆、无舵、无篙、无橹，终不能行也。祖国之语言文字，乃留学生之帆也，舵也，篙也，橹也。帆飞篙折，舵毁橹废，则茫无涯际之大海，又安所得渡耶？徒使彼岸问津人，望眼穿耳。

吾以为留学生而不讲习祖国文字，不知祖国学术文明，其流弊有二：

（一）无自尊心。英人褒克有言曰：人之爱国，必其国